

蒙台梭利文集

第二卷

小学内自我教育



〔意〕蒙台梭利 著

田时纲 译



人民
教育
社

蒙台梭利文集

第二卷

小学内自我教育

〔意〕蒙台梭利 著

田时纲 译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王春峥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学内自我教育 / [意] 蒙台梭利 (Montessori, M.) 著；

田时纲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

（蒙台梭利文集；2）

ISBN 978-7-01-012695-1

I. ①小… II. ①蒙… ②田… III. ①儿童教育—自我教育 IV. ①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2130 号

蒙台梭利文集

MENGTAISUOLI WENJI

第二卷

小学内自我教育

[意] 蒙台梭利 著 田时纲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12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2695-1 定价：3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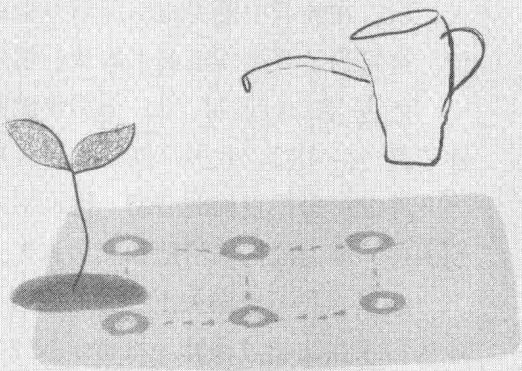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我把幼儿教育方法继续应用于小学教育（初级小学，直至 10 岁小学生），代表 3 年的实验工作。

1911 年，我的一位女友、马利亚·马里亚尼·奎里埃丽·贡扎加（Maria Mariani Guerrieri Gonzaga），想为完全自由的个人实验奠定基础，旨在应用更先进的教具探索可能继续业已在幼儿中取得成功的教育方向。

已故的阿利切·弗兰盖蒂（Alice Franghetti）男爵夫人，对这一事业具有伟大认识，她既慷慨大方又精神崇高，同贡扎加夫人携起手来。她虽然受到病痛的折磨，但她仍渴望生活并通过帮助新一代的事业参与生活。于是，那些有条件接近并认识其高风亮节的人们对她怀有无限深情，不仅如此，人们怀念她，还因为她在蒙泰斯卡（卡斯泰洛城^①）自己的田产内兴办多所农民子弟学校。她本人在世界上准确地、实际地把握教育实质，把我的幼儿教育法奇迹般地应用于乡村小学。这不仅是教育事业，而且是她不朽精神所在，弗兰盖蒂男爵夫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一实验让我们永远记住她。和贡扎加侯爵夫人的愿望一样，她也希望这一实验尝试不要中断，不要监控，要充分自发地进行。在完成这一壮举之后，她沉睡了，但她的芳名永垂史册。值此叙述这一实验的著

① 卡斯泰洛城（Città di Castello），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座城市，面积 387 平方公里，人口 3.8 万。

作付梓之际，所有认识她的人，所有热爱她的人，所有受到她恩惠的人，所有在痛苦中感受她的深情厚谊的人，都会油然而生对她的怀念之情。这是为了开始阅读此书的最佳情感。

还应当怀念我的父母，他们伴随我所有的牺牲、我的焦虑，他们参加了最近的实验。我的最初工作已经成功地开始教育改革，这次实验应当开辟继续勇往直前的道路。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满意，但同时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确信把我交给人类大家庭。

这里，我不想做关于实验的财务报告；但人们很容易理解，这类事业的需求往往超过预算。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做一些实验尝试，则需要制作教具；而社会环境中尚无任何组织从事教具生产，从而也没有合格工人完成任务。所有这一切，置于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教育运动之中，使得这一事业比我们起初设想得更加宏伟。首先是教师（需要在最优秀最灵巧的人们之中挑选），她们离开原有岗位，致力于这一事业，因此她们对事业具有责任感。接着，另一类人，如律师和打字员也来了，他们不得不在学校旁边开设办事处。想想那些信件、专利证、参观，想想世界各地人士携带大使馆的介绍信，国外各大学教师带着推荐信来这里观摩，就足以理解我们处境尴尬，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应付那种形势。

我们应当牢记来自各方的帮助。首先是王太后的帮助，她英明地预见，希望培训出合格教师，后者能够坚定不移地宣传教育理念，能够被派遣创办示范学校。其次是伦敦蒙台梭利协会的帮助，它尝试同时进行实验和培训英国教师。还有匹兹堡的菲普斯夫人（Mrs.Phipps di Pittsburg）的帮助，她有雄心壮志——在将来创办一所学校，同时关心促使帮助培训美国教师。

此外，意大利教育部也参与了这一实验；为了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实验，又不放弃罗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授的教职，它决定每年让我从事初级教育研究，免除我的教学任务。

然而（将来会证明这一事业的需求多大），那些帮助显然不够，但两件事使事业受益匪浅：首先，我的著作译成英文大获成功；其次，为各国教师掌握幼儿教育法而开办的国际培训班结出硕果。

今天，为了坚持和帮助地区教育运动的开展，各地纷纷成立许多“蒙台梭利协会”。富人聚集那里，慷慨解囊，我认为，他们开始懂得一个中心的需求有多大，要知道它要面对全世界的教育运动，它要保障合法权利，它要进行非常复杂的实验，正如在本书中所描绘那样！

如果尊贵的贡扎加夫人及其家族（马利亚尼及莫里斯）没有慷慨解囊，没有用她的信任、她的活动对我们支持，没有一天天陪伴我们艰难地前行，我们恐怕早就在伟大工作中迷失了。

如果有一天，这种实验工作注定建构教育“科学”和人类心理的新认识，并将对人类福祉作出贡献，人们应当记起其准备时期。

当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讨论、申请观摩和掌握教育方法并要求教育方法继续时，却有少数人、极少数人认为，人们热烈讨论的东西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组织、任何经济可能性有效地、实际地帮助解决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们承认并感激那些帮助，我希望是对帮助我们的人们的一种报偿，尤其是对马利亚·马利亚尼·贡扎加夫人而言，因为只有她认为必须每天伴随我们稳步前行；她作出牺牲，她付出努力，因为她确信这个小小幼芽会长成参天大树。

为这一工作，我有义务感激的人们中，必须列入和我心心相印的两位可敬的合作者。常言说确信真理造就使徒；我最早的追随者安娜·斐戴丽（Anna Fedeli）和安娜·马盖罗尼（Anna Maccheroni）正是如此。前者离开福利尼奥^①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后者放弃数所师范学校提供的教授职位，她们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工作。为了搞好工作，她们把个人及其家庭的全部积蓄都献出了。

的确，在共同事业中很难确认每个人的确切贡献，这种实验应当视为友好合作的结果。但是，实验的“语法”部分特别归功于斐戴丽小姐，她是优秀的意大利语学者；而音乐部分归功于马盖罗尼小姐。

① 福利尼奥（Foligno），意大利翁布利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座城市，面积 263 平方公里，人口 5.3 万。

历史简述

由于此书是1909年由莱奥波尔多·弗兰盖蒂男爵（barone Leopoldo Franchetti）出资印行的我的第一本著作的续篇，因此最好简述那部著作在6年间传播的情况，即传播从3岁至6岁的儿童教育方法，那部分教育方法正是本书这部分的准备。

那部著作被译成如下语言出版：

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荷兰语、日语、汉语。

在意大利开办了如下教师培训班：

卡斯泰洛城培训班，1909年由弗兰盖蒂男爵在其家开办，有90多名教师参加。

在罗马朱斯蒂路，由方济各会的修女主办两期培训班，她们给予学员最慷慨的接待，她们还创办一个示范幼儿园。在她们那儿开设的两个培训班，得到王太后的资助和一些罗马贵妇的道义支持。

在罗马，市政府主办了两个培训班。

在王太后资助和“蒙台梭利全国委员会”监护下，在罗马开办了两期国际培训班，旨在适应世界各地创办学校的需要，有如下外国学员参加：

美利坚合众国、西班牙、德国、俄国、英国、荷兰、波兰、巴拿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德兰士瓦^①、奥地利。

然而，现在培训教师，尤其培训传播小学教育方法的教师，需要创办一所学院，既进行独创性研究，又同时培训教师、督学和在各国创办培训中心的合格人员。这所学院代表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无疑，有人会实现，这一事业的未来就在于这种实现。

马利亚·蒙台梭利

罗马，1916年7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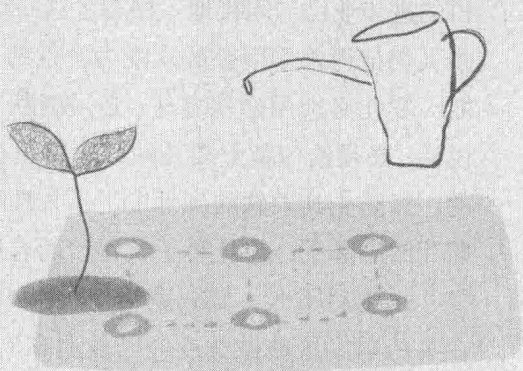
^① 即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

目 录

- 序 言 / 001
- 一 儿童生活概览 / 001
- 二 今日教育概览 / 017
- 三 我的实验贡献 / 045
- 四 教师的准备 / 081
- 五 环境 / 091
- 六 注意力 / 099
- 七 意志 / 111
- 八 智力 / 127
- 九 想象 / 157
- 十 道德问题 / 181



一 儿童生活概览



儿童心理卫生的一般标准和儿童身体卫生标准一致

许多人要求我继续研究我的幼儿教育方法，以应用于7岁以上儿童，但他们怀疑其可能性。

他们提出的诘难主要是道德范畴的。

儿童难道不应当现在就开始遵从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意愿？难道不会有一天他们要真正努力地完成一项必需的、而不是“选择的”工作？最终，难道他们不应当开始作出“牺牲”？由于人的生活不似享乐那样轻松。

其后，有些人针对6岁儿童应当开始、7岁儿童必须实施的初级教育的特殊、实际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异议：面对着九九表的丑陋幽灵和语法强加的乏味脑力体操，你们怎么做？你们将全部取消，还是确信必须让儿童“屈从于”这些必修课？

显然，全部推理都围绕着对那种“自由”的解释，那种“自由”是我倡导的教育方向的基础。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些异议将会引人发笑，有人将会要求在本书未来几版中删除那些异议和评论。但此时它们仍有存在和被评论的理由。然而，给出一个直接的、令人信服的、清晰的回答并不容易，因为这就要动摇人们确信不疑的问题。

或许举出类似例证会少费笔墨。在卫生学指导下、在对待婴儿上取得的进步业已“间接地”回答了这一切。以前人们怎么做的呢？或许很多人仍记得曾采用被群众视为教条的“习惯”：为了避免幼儿的腿长弯曲，婴儿必须用襁褓裹住；必须割断“舌下的韧带”，以便有一天他会说话；必须给他戴上婴儿帽，以避免长出扇风耳；婴儿的卧姿也是固定的，以防止其柔软的颅骨发生永久性畸变；最后，好心的妈妈不断地捏婴儿的小鼻子，想让鼻子长得长而有形，不要长成蒜头鼻、塌鼻梁；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妈妈就给他戴上小金耳环，旨在让其“目光锐利”。在某些国家这些做法或许已被遗忘，但在其他国家至今“仍在应用”。谁不记得帮助幼儿走路的学步车一类东西？甚至在婴儿出生头几个月，即在其神经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仍不能协调运动的时期，母亲们每天花费半小时“教婴儿走路”。她们抓住需要吃奶的婴儿的身体，利用其小脚杂乱无章的移动，就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已经开始走路。其实，婴儿双脚开始一步一步地移动，最终大胆地让双腿运动，而母亲们把这种进步归功于她们的努力。其后，当这种运动近乎形成，但不能保持平衡，从而也不能站立，母亲们就用一些牵带提起孩子的身体，让孩子和她们一起“在地上走路”。或者当她们没有空闲时间时，就把孩子放在钟状的竹篮内，其宽阔的底部保证孩子不跌倒，其两臂悬在篮外，其身体被竹篮上沿支撑住。这样，虽说孩子还不能站立，却能移动，活动双腿，即视为“行走”。

还存在并非悠远的往日遗风：某种凸起的冠状物，一种护头，戴在孩子的头上，当“认为他能站立”时，从而把他从竹篮中解放出来。就像跛子靠拐杖支持，孩子惯于靠竹篮支撑，突然让他脱离竹篮，他会随时跌倒，冠状的护头能保护头部不受伤。

当科学进入拯救儿童的领域时，它向我们启示了什么？无疑，它没有提供让鼻子笔直、耳朵竖直的绝妙方法，也没有启发母亲们帮助婴儿走路的做法。绝对没有，它首先确信：自然本身准备确定头、鼻、耳的形状；人不用割断“舌下韧带”就能说话；双腿自然而然会长直，此外行走机能无需干预会自然地形成。

由此可见，必须“尽可能地让自然起作用”；儿童越是自由地发展，他们发展得就越快，其身体外形更完美，其机能更完善。于是，去除襁褓，让婴儿保持最佳休息、安宁姿势：双腿自由地平躺，不再“让他愉快”而摇动他，正如许多人所为，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婴儿会高兴。不要时机未到，提前强迫婴儿走路。时机一到，他会站立并行走。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确信这一点，束缚婴儿的襁褓、牵带和竹篮也几乎不再销售。

结果，孩子的腿比以前更直，行走比以前更好、更早。

这是确定的事实，也是令人欣慰的事实；因为，说实话，人们曾经确信儿童腿直，鼻、耳、头的形状是人为干预的直接结果，人们为此而忧心忡忡！如此重大的责任，每个人都感到难以承担！但现在人们可心平如镜地说：大自然会思考这些；我让孩子自由，我静观他“完美地成长”，我将平静地欣赏奇迹。

儿童的内心生活也发生类似情况。我们曾受到种种忧虑的困扰：必须形成性格，发展智力和培养情感。我们自问：怎么做呢？我们在这里、那里触及儿童的心灵，或者像母亲们捏孩子鼻子并压孩子耳朵那样，强迫儿童的心灵接受特殊管束。我们用某种平庸的成功掩饰自己的担忧。事实上，人在成长的同时就具有性格、智力和情感。然而，当他们缺少这些素质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怎么办？谁会把性格赋予堕落者，谁会把智慧给予白痴，谁会把情感给予道德狂人？

如果，确实通过触及心灵，人们具有所有这些素质，那么显然最缺少素质的人，只需稍微触及就足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由此可见，我们不是内在精神形态的创造者，正如不是外在形体的创造者一样。

是自然和“天地万物”支配所有这一切。如果我们确信这一点，显然，“不为自然发展设置障碍”的原则就确立了；不是许多孤立问题（诸如怎样帮助发展性格、智力和情感），而是唯一问题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如何让儿童自由？

与科学决定成长中的儿童身体形态和功能的原则相类似的原则，

应当包括在这种自由中：恰恰在这种自由中，根据个体先天力量，头、鼻、耳变得更完美，步伐更稳健。于是，自由——唯一手段，应当引导性格、智力和情感实现个体的最大发展；它给予我们——向导以“和平”，以及静观儿童成长“奇迹”的可能性。

这种自由，也把我们 from 虚假的责任和幻想的危险造成的痛苦、重负中解放出来。

当我们认为对与我们无关的事情负有责任时，当我们幻想完成脱离我们独立完成的事情时，不幸就降临我们身上。因为那时我们就像疯子；深刻的问题接踵而来：我们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欺骗了自己，那么我们真正的现实是什么？我们的缺陷是什么，我们犯有哪些“严重罪行”？如果我们现在像查泰克莱尔（Chanteclair）一样，相信由于公鸡歌唱清晨太阳升起，那么当我们头脑清醒时，将会发现什么责任呢？由于我们忘记“吃我们真正的面包”，有谁被遗弃并挨饿呢？

儿童“身体救赎”的历史让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晰。

卫生学不仅限于“人类学说明”任务，比如，不仅让大家认识，而且让大家确信：身体自己发展。因为，实际上，婴儿的问题并不涉及身体形态的完美与否。呼唤科学干预并解决的婴儿真正问题是可怕的婴儿死亡率。

今天，考察这些真理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婴儿疾病造成浩劫的时代，人们不为死亡担忧，却关心鼻子的形状或双腿的笔直，相反，真正的问题，即生死攸关的问题却被人忽视。一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听到类似对话：“照看孩子我很有经验，我生了9个子女！”“现在活着几个？”“两个”。然而，这位母亲同样被视为权威。

死亡统计披露的数字是如此之高，以致称作“滥杀无辜”现象。著名的莱克西斯（Lexis）图表并不涉及某些国家，而是反映全人类死亡的平均进程，它揭示出这种可怕现实普遍存在。这一现实有两个不同因素：无疑，其一是婴儿特有的脆弱性；其二是缺乏对这种脆弱性的保护，在所有民族中普遍存在这种“缺乏”。当然，并不缺少良好愿望和对孩

子的爱怜；但缺乏某些未知的东西，缺乏对可怕危险的防范，人们对可怕危险毫无认识。今天，众所周知“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肠道传染病在扼杀新生命。在组织脆弱并对病毒敏感的年龄段，肠道疾病破坏营养并产生毒素，从而造成几乎普遍的扼杀。由此可见，我们通常对婴儿所犯的“错误”又雪上加霜。错误是今天令我们震惊的不洁和婴儿膳食完全缺乏规则。在襁褓下包裹婴儿的肮脏尿布，在阳光下一次次地晒干，根本不洗就给婴儿换上。从不注意清洗母亲的乳房和婴儿的口腔，尽管细菌大量繁殖定会引起局部病变。给婴儿喂奶全无章法，白天和黑夜，都由婴儿的哭声决定喂奶。婴儿越是消化不良并加重病痛，越是增大进食的份额，于是婴儿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那个时代，谁没有见过母亲怀抱发烧的婴儿，不断用乳头触及哭叫的小嘴，希望婴儿安静下来？虽然那些母亲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并真诚地焦虑！

科学制定出非常简单的规则。它建议尽可能清洁，并指出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则，这让未能理解的所有人感到惊奇：婴儿和我们一样，也应按时按量进食，待消化以前的食物之后，才能再次进食；因此，婴儿应根据月龄和发育中变化的生理功能，间隔数小时喂奶一次。千万不要让婴儿拿着烤面包片玩耍，因为婴儿可能吞咽某些面包块儿，却没有能力消化。然而，许多母亲都这样做，尤其是平民母亲旨在阻止婴儿啼哭。

母亲们担忧的是：当婴儿哭闹时，我们怎么办？借助经验她们惊奇地发现，婴儿很少哭和完全不哭，她们发现，甚至刚刚出生一星期的新生儿，安安静静，面色红润，眼睛睁大，等待2小时后吃奶。婴儿如此安静，以致没有显现自身生命迹象，仿佛处于庄严寂静时刻的大自然。事实上，婴儿为什么会不断地啼哭？那些啼哭是表示一种痛苦和死亡的事物状态的信号。

但世界对那些啼哭的婴儿无能为力。他们被层层襁褓所束缚，往往交给没有能力负责的小女孩照看；他们没有自己的房间，也没有自己的床铺。

是科学拯救了他们，为他们创造了保姆、普遍适用的摇篮、婴儿房及童装；大企业为婴儿生产断奶后的卫生食品（含特殊食品添加剂）和

特制药品。最终，给婴儿提供一个睿智、清洁和优雅的全新世界。婴儿变成赢得自己生存权的新人，因此他们促使创造一个“为自己的环境”。这样，人们发现“婴儿死亡率降低”，与婴儿卫生规则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说，也应当让儿童在精神上“自由”，因为是具有创造力的自然，而不是我们，能够塑造他们；但这并不是说对他们漠不关心、放任自流。

看看我们四周，或许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影响儿童的性格、智力和情感的个体形态，却存在一系列我们的责任和关心，以前被我们所忽视，恰恰这些被忽视的东西决定精神的生死。

由此可见，“自由”的标准不是“放任自流”，相反，这一标准引导我们从幻想走向现实，指导我们更积极有效地“关心儿童”。

今天儿童的自由仅是身体的。20 世纪儿童的公民权

卫生学“解放了”儿童的身体生活。外在事实在于取消襁褓、露天生活、让睡眠充分直至睡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是人们普遍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但这些只是为“实现”自由的“手段”。更加重要的解放是在生命路途的开始就解除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一旦某些根本错误造成的障碍被清除，不仅儿童的成活率大幅度提高，而且业已证实他们会成长得更健康。卫生学确实能帮助儿童增体重、增身高和变漂亮；但还能改善他们的物质交换吗？卫生学完全没有做到这点。正如福音书所说，谁能只靠一根尺骨长成人呢？卫生学仅仅解放儿童的身体，清除阻碍他们成长发育的障碍。这些外在束缚妨碍儿童的物质交换和生命的一切自然发展。卫生学确实粉碎那些束缚。大家都感到实现了解放；面对既成事实每个人都在重复说：儿童应当是自由的。“实现儿童身体生活条件”和“获得自由”之间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现在人们普遍地直觉到这一点。

这样，儿童就像娇嫩的花草被服侍。很久以前，一个菜园或精心管理的花园中的植物就享有今天儿童才赢得的权利。充足的营养、氧气、

适宜的温度，认真预防病虫害，别墅中一丛最美的玫瑰享有的待遇，只有君主的儿子才有此福分。

古老的比喻：儿童如同花朵，这正是今天我们所期望的，但只有幸运的儿童才享有此种特权。然而，让我们从严重错误中清醒吧！儿童是人。对一株植物足以的条件，对儿童根本不够。让我们想想一位瘫痪病人堕入的悲惨境域，人们这样说到他：他只剩植物性生命；“作为人”，他已经死亡。我们忧伤地说他：“只剩下躯壳。”

儿童是人，这一形象我们应铭记在心。我们应当在骚动不安的人类社会里审视这种形象，他们像英雄那样努力并渴望“生活”。

儿童的权利是什么？我们暂且把他们视为“社会阶级”、劳动者阶级：其实，他们在为创造人而劳动。他们是未来的一代。他们在身体和精神成长的艰辛中工作。他们正在继续其母亲 10 月内完成的工作，但留给他们的工作更费力、更复杂、更艰难。他们在出生时，除了潜质之外一无所有。甚至成年人也承认，儿童不得不在一个充满荆棘的世界里完成一切。怎样做才能帮助那些未知世界的朝圣者？他们在出生时比动物更脆弱、更无能，几年后就要变成“大人”，成为一个无数代经百年努力建构的复杂、组织社会的成员。在一个时代，文明（即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基于积极获得并被法律承认的“权利”，那么没有力量和思想的婴儿来到我们中间享有什么权利呢？他们就像婴儿摩西，躺在蒲草筐内，在尼罗河上漂泊，虽然他代表选民的未来，但他遇到路过那儿并看到他的公主不是纯属偶然？^①

我们把儿童托付给偶然、运气、疼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仿佛重演《圣经》里对埃及压迫者的惩罚：扼杀长子。

让我们看看，社会权利如何欢迎走进世界的儿童。我们身处 20 世纪，但在许多所谓文明国家里，仍存在育婴堂和职业奶妈的制度。育婴

① 摩西，公元前 13 世纪以色列人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先知和立法者，是该民族杰出的英雄。生于埃及。当时正值埃及法老下令处死新生的希伯来男婴，父母将其隐藏 3 个月后被迫把他放入蒲草筐内，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荻中。埃及法老之女（公主）来河边洗澡，发现并收养了他。“选民”指上帝挑选的民族，即犹太民族。

堂是什么货色？它是关押人的场所，是可怕、黑暗的监狱，在那里囚徒往往必死无疑，就像在中世纪监狱里犯人被悄然无声地处决，无人知晓就从人间蒸发。犯人再也、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家庭的名字被删除，财产被没收。罪大恶极的坏蛋都会想起母亲，仍然知道自己有过姓名，或许回忆往事感到欣慰，就像后天的盲人面带微笑，脑海里浮现昔日的五彩世界和灿烂阳光。然而，儿童是天生的盲人。任何作恶多端的坏人享有的权利都比他们多，但无人比他们感到自己无辜。即使在最可耻的暴政时代，受压迫的无辜者会点起正义星火，那星火或迟或早将变成革命的燎原大火。那些被暴君囚禁的人们，因为他们偶然成为暴君暴行的见证人，并坠入暴君设置的陷阱，他们遭受黑暗和闻所未闻痛苦的折磨，但他们的不幸毕竟成为精神遗产，激发起人民宣告在正义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谁为弃婴大声疾呼？社会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人，事实上，他们只是人类的“花朵”。为了挽回名誉和名声，哪个社会不是团结一致地牺牲“花朵”？

奶妈喂奶是一种社会习俗。一方面，这是一种奢侈的习俗。就在不久前，一位待嫁的殷实中产阶级家庭的姑娘，往往这样吹嘘未婚夫许诺的优裕生活：“我会有一个厨娘、一个女佣和一个奶妈。”另一方面，一个刚刚生产的健壮农妇，满意地看着自己胀满的乳房思忖：“我可以找到一个不错的吃奶婴儿。”只是近期卫生学才给因懒惰不愿给孩子喂奶的母亲打上耻辱的烙印，在我们时代王后和皇后给自己孩子喂奶，仍被树立为值得母亲赞美的榜样。卫生学宣布给自己孩子喂奶的母亲职责，基于一个生理学原则：人奶比其他动物奶更有营养。尽管这一职责显然对己有利，但远未被普遍接受。人们在散步时仍可看到，健壮的母亲身旁有一个奶妈，那个奶妈张扬地身着红色或天蓝色、绣有金线或银线的服装，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富有的母亲们从来不和衣着寒酸的奶妈一起外出，她们总有时髦的保姆^①跟随，那保姆通晓婴儿卫生学，会把孩子“如同花朵”一样照看。

① 原文为英文：nurse。

那个婴儿呢？如果某个婴儿有两个人的奶供他享用，那么就有另一个婴儿没有人奶吃。人奶这种财富不是工业产品，它由自然进行精确分配。每一个新生命都有一份人奶。奶只随生命出生而产生。出售牛奶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把良种奶牛按卫生标准饲养，而把小牛送到屠宰场。每当小牛远离自己的母亲，它会感到多么痛苦！小狗和小猫难道就不痛苦？当家中的母狗产下过多的狗崽，而不能全给它们喂奶，那就必须杀死一些。为此，这家女主人会流露出痛苦的真情，要知道她的小宝贝在家由一位优等奶妈喂奶。算了，更令人怜悯的是焦急、哭泣的母狗，它不知道是否有力量给所有出生的、未成形狗崽喂奶，但它会因失去任何一个“孩子”而感到痛苦。但奶妈的情况完全不同，她自己毛遂自荐，自愿签定出售自己人奶的合同。还存在另一个婴儿，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只有一种权利、一条法律能够保护那个婴儿，因为社会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之上的。千真万确，存在产权这种权利，这种权利是绝对的。即使有人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也会被定为贼，受到法律的惩罚，并被逐出社会。产权权利是最强大的社会基础之一。一位不动产管理人，其后出售主人拥有的财产，并自己享用所得款，让房产业主陷入贫困的深渊，这样的罪行难以想象。因为，谁能购买没有业主签名的房产呢？社会构成恰恰如此，某些罪行不仅受到惩罚，而且“不能犯下”。然而，对婴儿每天都这样做，不仅不认为是罪行，还视为一种奢侈。对婴儿来说，有什么比拥有母乳更神圣的所有权呢？他可以像拿破仑皇帝那样说：“上帝赐予我的。”关于他的所有权没有任何疑问：母乳是他的唯一资本，是伴随他来到世上并为他享用的。他的全部财富就在于此，他生存、成长和健壮的力量源泉在于母乳的营养。如果被剥夺母乳的婴儿长大虚弱并患佝偻病，贫困又迫使他从事重体力行当，结果如何呢？在劳动中多少伤害、多少事故造成的永久性病残，难道不是与此有关？如果有一天，这个婴儿长大成人，他会在社会正义面前厉声控诉！

在文明国家里，富有的母亲们为自己的子女哺乳，因为“卫生学”证明这有益于婴儿的健康，但并不是由于承认把成人的“公民权”扩展